

王宝钏

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

刘淑兰 编著

中国戏曲小说





作者简介

刘淑兰·女·1947年生于北京。一生与戏曲结有不解之缘，少年时考入中国戏曲学校，攻京剧，青年时演过戏，中年后开始研究戏曲，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。从事研究工作以来，发表论文、剧评、人物传记二十余万字，并参加了《中国京剧百科全书》条目的撰写工作。



ISBN 7-5329-1572-7



9 787532 915729 >

ISBN 7-5329-1572-7

I·1354 定价：3.90 元

中国戏曲小说丛书

王宝钏

刘淑兰 编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.5 印张 2 插页 72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—5329—1572—7

I·1354 定价 3.90 元

郭汉成 谭志湘 主编

中国戏曲小说



王宝钏

刘淑兰 编著

• 山东文艺出版社

前 言

郭汉城 谭志湘

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。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，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：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。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，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，至今虽然偶有演出，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，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。惟有中国戏曲，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，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，还是小城镇的剧场，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，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。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，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，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倾倒，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、东方人喜爱。

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？多少个剧团？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。剧种在发展，剧团也在新旧交替变化之中，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，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，

至今已突破了三三百个剧种，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，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，那更如夏夜的繁星，数不胜数。剧团要演戏，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，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。

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，一为传统剧目，一为新编历史剧，一为现代戏。戏曲传统剧目丰厚，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，经过岁月的筛选，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，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《张协状元》以及其它宋元戏，到元杂剧、明清传奇，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、京剧、地方戏……剧目丰富而多彩，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。解放以后，在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戏曲政策推动下，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，得以旧貌换新颜，迸发出迷人的光彩。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，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。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，我们将另编丛书。

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，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。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，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，又要有所发现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开掘，有所深化。在取舍过程中，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。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，而作为戏曲小说，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，无论是情境设置，人物行为，心里描述，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，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，也更为好看。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。

在这部丛书中，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，如《长生殿》、《西施浣纱》等，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。《玉堂春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王宝钏》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，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

有所吸纳，使之更为丰满。

《包公陈州行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，然而，又不是仅止一种，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，有想象，有发挥，有补漏。

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，如《群英会》、《连环记》，它们与《三国演义》有一定关系，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，搬上戏曲舞台之际，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，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，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，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。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，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，二者是不能替代的。

《中国戏曲小说丛书》（第一辑）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，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颇具可读性的。有人把戏曲称之为“传奇”，传奇，传奇，无奇不传。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，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，以展现戏曲风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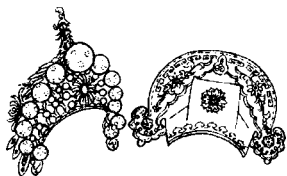
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，这将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希望朋友们喜爱它。

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一 金殿赐球.....	(1)
二 两心相许.....	(4)
三 彩楼选婿.....	(9)
四 反目击掌.....	(15)
五 寒窑成亲.....	(23)
六 相府悲声.....	(28)
七 平贵借银.....	(31)
八 降马投军.....	(36)
九 夫妻别窑.....	(41)
十 误卯三打.....	(45)
十一 大战西凉.....	(48)
十二 被擒招亲.....	(50)
十三 宝钏守窑.....	(56)
十四 母女相会.....	(59)
十五 鸿雁传书.....	(63)
十六 打猎接书.....	(66)

十七	代战赶关	(71)
十八	平贵回窑	(76)
十九	拜寿算粮	(83)
二十	申冤平叛	(91)
二十一	同返西凉	(97)
后记		(10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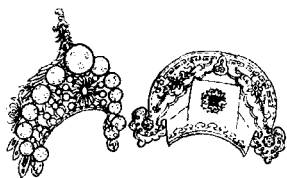
— 金殿赐球

唐朝时有位宰相名叫王允，娶妻陈氏，膝下无子，只生得三个美貌的女儿。长女金钏生性沉稳，端庄秀丽，早年成亲苏门，嫁户部尚书苏龙为妻，将近不惑的年纪，仍然是雍容华贵，光彩照人。次女银钏，尚不到三十岁，生得明眸皓齿，为人机敏快捷，只是有些尖酸刻薄，许配兵部侍郎魏虎为妇。小女宝钏，不但气质高雅，明丽可人，而且文才出众，吟诗作画无所不能。宝钏只因侍奉患病的母亲，尚未婚配，故出入堂前，承欢膝下，格外地受到双亲的溺爱与娇惯。

三年前，老夫人身患重病，出嫁的女儿虽也时来探望，但因都是婆家的主妇，不能在母亲身边久留。只有宝钏寸步不离，端汤熬药，焚香祷告，才换得陈氏病体的痊愈。二老十分爱惜宝钏，愈发舍不得她离开。况且，他们膝下无子，要使百年有靠，也必须招婿入府。但寻来觅去，并无一个门当户对合心意的人，眼看女儿已届二九年华，宰相夫妇一想起此事，便坐卧不宁，食不甘味。

这天，为小女招赘之事，王允又把夫人请了出来说道：“今乃大比之年，科考已到，若得个才貌双全的少年郎，也好为我儿了却这桩婚姻大事。我想趁此机会请旨圣上，招赘东床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陈氏夫人认为丈夫说得有理，便说：“相爷之言甚是有理，就请早日上殿启奏万岁。”

王允得到夫人支持，翌日清晨，顾不得天降大雪，便打轿



进宫。来到金殿之后，王允等待皇上临朝，但左等右等，仍不见皇上到来。此时，文武百官议论纷纷，都道：“今日风雪这么大，只恐皇上被哪位妃子留住，不来上朝也未可知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忽听太监来报：“今日皇上临朝，列位有何本章速速备好。外面风狂雪大，皇上要早些退朝安歇。”太监话音刚落，只见唐皇款步走了出来，坐在金銮宝椅上接受众卿的朝拜，处理大臣们所奏事项。之后，刚要退班，王允急忙上前跪下奏道：“老臣还有本章启奏万岁。”

唐皇一边让王允“平身”，一边叫他将奏折呈上。待皇上细细观览之后，挥手令众卿退班，只留下王允一人叙话。王允恭敬奏道：“启奏万岁，只因老臣年迈无子，膝下只生得三个女儿，两个已出嫁在外，如今只剩小女宝钏尚未出聘。前日为臣之妻身染重病，多亏小女日夜服侍，又在花园拈香三载，许诺心愿，保佑母亲病体康复。三年已满，我妻病身大愈，后宫娘娘见喜，许下臣女一桩心愿，有关她的婚姻大事，娘娘要做主相帮。”

唐皇听王允所说的这桩事，几日前娘娘确曾和他絮叨过，沉吟片刻后说道：“前者娘娘也曾奏过此事。你女有如此之孝心，人人皆敬，孤已有主张——内侍，你去后宫将五色彩球、龙凤金线袄、珊瑚地理裙和凤冠霞帔拿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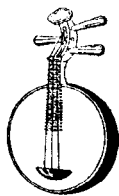
少时，大太监高力士，双手捧着宝物站在皇上身边。唐王指着宝衣说：“后宫娘娘赐给你家小姐几件希罕之物，命她在三月初三日，在御街之上高搭彩楼，抛球招赘，打贫随贫，打富随富，不可辜负孤王的一片心意。你领旨下殿去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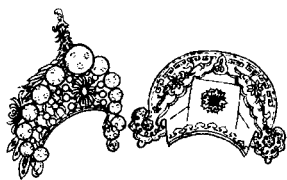
王允谢罢皇恩，回到相府。见了夫人，便将金殿奏本之事——说给她听。“有劳相爷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将宝钏孩儿唤了出来，告诉她这件事，让她高兴高兴。”陈氏夫人兴奋地说道。王允一想，夫人说的甚是有理，女儿的婚姻大事，理应让她本人知道。于是吩咐家院传话给梅香，请三姑娘下楼堂前叙话。

宝钏正在依窗读书，忽听梅香上楼来报，便顾不得穿戴整齐，匆匆踏雪来到前院。向父母施礼问安后，静静坐在一旁。王允在寒风狂雪中上朝又下朝，虽然十分劳乏，但此时看到美丽端庄的女儿坐在自己身边，精神一振，浑身倦意仿佛都消失了。他格外高兴地说道：“恭喜我儿！贺喜我儿！”宝钏正在纳闷：父亲往常那张肃然寡欢、冷若冰霜的脸，今日为何容光焕发？见爹爹开口，便问道：“女儿喜从何来呢？”

王允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说道：“我儿哪里晓得，只为三年前你母染病在床，多亏你孝感天地，花园上香三载，日夜寸步不离的侍奉，你母病体才得痊愈。后宫娘娘道我儿孝心可敬，赐你五色彩球，择定三月三日在十字街前搭起三丈三尺高台，抛球招亲，打贫随贫，打富随富，这要看我儿的命运如何了。此外，圣上还赐给你龙凤金线袄，珊瑚地理裙，凤冠霞帔。你看这有多风光！彩球放在这儿，为父给你保管；这些衣裙，我儿拿回房去穿戴穿戴吧！”王允说着，情不自禁地笑了。宝钏低头不语，父母只当她害羞，也没在意。

天色渐晚，宝钏陪父母用过晚饭，便回转绣楼。她的两个贴身丫环，一个扶着宝钏挑灯照路，一个捧着御赐的宝衣、凤冠紧随身后，主仆三人顶风冒雪地上了楼。两个丫环服侍小姐去帐内安歇后，各自睡去。





王宝钏却睡不着，父亲的话让她第一次认真地思虑起自己的终身大事。三年来，她侍奉在母亲病榻前，亲尝汤药，问寒问暖，每夜都要到花园焚香祷告，虔心许愿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劳，她并不觉得苦，母女相依的深情，使她忘记了自己还要出嫁的事。父母有意将她留在身边，当然是她十分情愿的，但是冥冥中的那个“他”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皇上、娘娘亲赐宝衣、彩球，在大街上高搭彩楼，抛球招婿，风光是够风光的了，但楼下芸芸众生，谁都不认识，就凭这小小的彩球，能给她招来称心如意的郎君吗？但是皇命一出，万民惊动，当着天下人的面，无论打着谁都不能更改，万一遇人不淑，岂不葬送了一生？那宝衣拿回楼来，就命丫环收进箱子里了，她并不想穿戴，她不知这宝衣带给她的到底是福还是祸……窗外凛烈的寒风呜呜作响，密集的雪粒子扑打得门窗刷刷啦啦的，风声雪声搅得人更加心绪不宁，王宝钏辗转床榻，直到夜深仍难成眠。

二 两心相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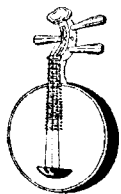
宝钏不知何时才朦胧睡去。一觉醒来，外面风停雪住，太阳高照纱窗。梅香兴致勃勃地跑了进来，侍候小姐梳妆打扮。秋菊掸拂着桌上的灰尘，弄得桌椅发出吱吱的响声，满屋里生气盎然。只有宝钏因昨夜没睡好，显得无精打采的。她吩咐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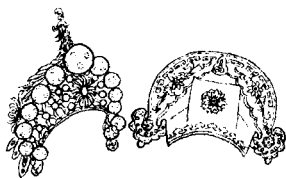
菊传话园工打扫花园，她要到暖云阁拈香祷告神圣。两个丫环听说到花园拈香，心中早已乐开了花，她们又可以趁机尽兴地到花园游玩一番了。

吃罢早餐，主仆三人便沿着清理后的雪道直奔后花园而来。一进园门，秋菊不由得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，好美的雪景啊！”主仆三人抬头望去，只见白茫茫一片，那舞鹤亭、假山石、金鱼池、葡萄架俱都银装素裹，犹如冰阁玉柱一般，煞是好看。宝钗顿觉神清气爽，她呆呆地站在那里，饱吮着清新的空气，欣赏着自然的美景，身心完全融化在皑皑白雪之中。此刻，顽皮的秋菊跑了过来，她喜眉笑眼地用手轻轻推了推默默伫立的小姐说：“三小姐呀，不要只是站在这里，会被寒风袭坏身子的。要停停走走，您沿着奴婢的脚印前行，免得被雪浸湿了凤头鞋。”

宝钗被秋菊寥寥数语所提醒，在原地踏了踏脚，说道：“我们先去暖云阁拈香祷告，然后再游玩花园。”梅香和秋菊爽脆地答应一声，头前引路。主仆三人在欢声笑语中径直地朝暖云阁走去。

暖云阁，位于相府花园西北角，这里近山靠湖，一年四季清幽无比，夏季凉爽，冬季有炭火暖阁，不论外界多么寒冷，一进阁里便暖气扑身，寒冷立时被驱赶得无影无踪。阁内供奉有观音菩萨，是专门为相府家眷焚香念佛用的。进了阁，宝钗吩咐梅香点燃香烛，摆上供果。望着杳杳香烟，莹莹烛光，宝钗双膝跪在尘埃，虔诚地默祷：“一炷香，祝愿堂上二老福寿康宁；二炷香，保佑家财兴旺；三炷香，是为奴的婚姻大事，愿神灵保佑抛球择婿配个如意郎君。”





拜神已毕，梅香搀扶小姐坐在红木雕龙椅上，趁小姐休息时说道：“三小姐，我们出外玩耍一番可好？”“如何的玩耍？”宝钏问道。

梅香隔窗窥见外面层层叠叠的积雪说：“我们堆雪人玩耍可使得？”主仆三人童心正盛，宝钏高兴的答应了。梅香、秋菊兴致勃勃地从园工那里寻来雪铲、工具，主仆三人欢欢乐乐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在靠近角门外处堆起一个大大的雪人。正待细雕眉眼，忽听角门外有“饿煞我也”的呻吟声。主仆寻声觅去，透门缝近觑：只见一花郎倒卧在角门外，周身被冻得像筛糠。宝钏顿生恻隐之心，让梅香唤园工打开角门，引花郎进园叙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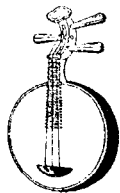
梅香走出去呼唤花郎：“喂，小哥醒醒，小哥醒来。”那花郎被冻饿得昏昏沉沉，闻声强睁开眼，见是位小姑娘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小娘子唤我何事？”梅香说：“我家小姐请你进园回话。”花郎虽然莫名其妙，还是强挣扎起身，说道：“哦，如此请丫环姐前面带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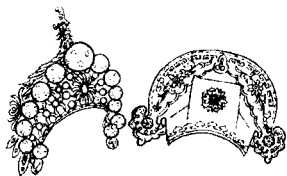
梅香把花郎带到宝钏面前，向花郎说：“这是我家小姐，宰相府的千金，快快向前见礼。”花郎有些自惭形秽，从进花园开始，到为小姐请安施礼，始终不敢抬头相望。今听丫环说眼前所站之人是相府的千金，好奇心促使他想要见见这位千金小姐的姿容，便稍稍抬头迅速地偷看了一眼。没想到，这一眼却让他看呆了：只见她身披白色缎面斗篷，内穿淡绿绫罗衣裙，头上珠翠闪闪，身上环珮声声，身材窈窕，容颜秀丽，气韵高雅，神情飘逸，站在那里，犹如仙女下凡。他被宝钏的美貌震惊了，木讷呆痴地站在那里看傻了眼。

王宝钏也没想到，这个花郎虽然衣衫褴褛，却是眉清目秀，温文儒雅，颇长的身躯内隐含着一种阳刚之气，竟有莫大的吸引力，令她也看出了神。站在一旁的秋菊，见他二人愣愣地互相呆看着，心中暗自好笑，又有些担心，使用力咳嗽了一声。这一声惊醒了宝钏，她看了看秋菊，又瞥了瞥花郎，转而娇羞地低下了头。她暗自沉吟了一会，便吩咐秋菊去老夫人那边索取些相爷不穿的旧衣服，又打发梅香到厨下拿些可吃的东西，再取十两银子私房钱，并再三叮嘱不要惊动旁人，要速去速回。两位丫环领命而去。

宝钏引花郎来到暖云阁。花郎施礼道：“小姐在上，落难人薛平贵拜见。”等了一会儿，不见小姐回话，于是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贫寒之人薛平贵拜见小姐，小姐万福。”此时，宝钏正处在春心萌动的慌乱之中，这是她有生以来除父亲和二位姐夫之外，初次接触男子，正手足无措，一见花郎两次施礼，更慌了神，口中边慌慌地说着：“免礼！免礼！”边近前还礼。不料慌乱中，她双足竟踏在花郎的烂衫上，他一起身，险些摔了一跤，宝钏急忙搀扶，不料，两个人的头又相撞在一起。宝钏满脸绯红，花郎也面红耳赤，他们十分尴尬地后退到各自的坐椅上。顷刻间，暖云阁寂静得只能听到二人气喘吁吁声和怦怦心跳响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还是宝钏强自镇静，开口打破了这种窘况。她说道：“看你不过乞讨之人，不知你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，因何沦落如此？”花郎长叹一声，娓娓道来：“小生名叫薛平贵，乃长安城南人氏。祖父薛举，字百万，经营绸缎谋生。父亲薛礼，乃城南一秀才，母亲杨氏，只生我一人。我六岁开始





识字，九岁做诗文，善拳棒。不幸十三岁时父母双亡，又遇水灾，万贯家财付之汪洋，因无处栖身，只得住进寒窑。平日帮人做工度日，今日天降大雪，无活可做，只得沿街乞讨，又未讨得吃食，冻饿难耐，倒在贵府门口。小姐救我一命，他日定要结草衔环报答大恩。”平贵说着流下泪来。

宝钏原是慈善之人，听他一番倾诉，心里十分同情，不觉陪他一起落泪。宝钏此时由怜生爱，不由得再次仔细打量他，觉得他虽在落魄之中，却是气宇不凡，便有意试他文才。问东问西，越问越觉得此人英华内敛，文武全才，而且言谈举止诚挚稳重，非纨绔子弟所能相比。心想，彩球若是抛给他，总胜似打着毫不相干、丁点不识的人。心中主意一定，便直言相问：“听你之言，父母俱丧，且无兄弟姐妹，但不知家中可有妻室？”

“想我家业凋零，哪里还有银钱娶妻！”平贵腼腆地说道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

“小姐有何金言，请当面赐教。”

“只因我父，为了奴家婚姻之事，择定于三月初三，在十字街上高搭彩楼，抛球招婿，你可前来，倘有姻缘之份也未可知。”宝钏是个外柔内刚，极有决断的女子，此事她既已有了主张，尽管羞人答答，也还是清楚明白地说出了口，何况她怕丫环回来，也不容她再犹豫。薛平贵却完全出乎所料，听后虽然惊喜万状，想想自身景况，却又不敢接受这份美意，只得痛苦地说：“小生是个落难之人，哪能高攀贵府千金。天下有志男儿多的是，为何要我这乞讨人，岂不耽误小姐的终身？”宝